

艺术家三部曲

穿起皇帝的新装 *Let's Put o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李宗衡 小说作品

ARTIST

中国华侨出版社

似乎出于本能，我们追逐，
在精神世界里奔跑。
慢慢发现，
那只是一场场光怪陆离的虚无之旅。
哭笑得失，取舍难决，
始料未及，循环反复，
模糊不明，完全失控，
重新来过，一览无遗。
回头看去——真美。一种奇怪的美。

一部难得的、值得花时间去细细品读的佳作。李宗衡站在现代精神领域的前沿，用新的叙事结构解剖了当代中国都市人的深层灵魂。其中，《奔月：一个画家的断代史》读来尤饶有兴味，发人深思。

——电影学者、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 陈山

小说的故事像对不同时空轴上事件的拼贴，快速切换的文字让人联想到电影镜头。三部作品呈现了当代社会人的虚妄与压抑，贪念与挣扎，卑贱与自尊，喧闹与孤独，自私与懦弱，爱面子、小算计与自欺欺人等多面性问题，其背后隐喻着这个社会的集体无助、无力与无聊，以及在无聊的语境下如何存活的念头与小聪明。而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性格从不同截面透析本我——社会人的无力感，让作品意义再度引向当今社会时弊——本我心灵的丢失与污染远比环境的污染更为严峻。

——著名漫画家、中央民族大学美术学院油画系副教授 康笑宇

《穿起皇帝的新装》就是小说体的《景观社会》，凄美，黑色，深刻。作者以三种男女关系解构了艺术创作的三种状态，当代社会迷茫、空洞又极其复杂的灵魂际遇被书写得极具现实力度，又饱含迷幻色彩。仍能从容面对当下的人们将会在阅读中遇见自己的身影。走进它，犹如走进一面镜子。

——当代艺术家、制片人 陈焕林

上架建议：文学|小说

ISBN 978-7-5113-3963-8



9 787511 339638 >

定价：39.80元

1247.5
1617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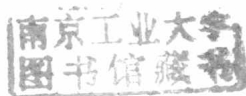
的新装 *Let's Put on the Emperor's New Clothes*

ARTIST

李宗衡 小说作品



90449018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穿起皇帝的新装 / 李宗衡著.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3.8

ISBN 978-7-5113-3963-8

I. ①穿…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97236号

穿起皇帝的新装

著 者/李宗衡

出 版 人/方 鸣

出版策划/笔墨春秋

责任编辑/薇 拉

装帧设计/妖艳左轮工作室

版式设计/易海军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10mm × 1120mm 1/32 印张 / 12 字数 / 195千字

印 刷/北京嘉业印刷厂

版 次/2013年12月第1版 2013年12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3-3963-8

定 价/39.80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26号通成达大厦三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发 行 部: (010) 82605959 传 真: (010) 82605930

网 址: www.oveaschin.com

E-mail: oveaschin@sina.com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自序

我认为作家、画家或者导演进行工作，不是因为他们有一些特别想说的东西，而是因为他们有一些自己感受到的东西。他们喜欢艺术形式，喜欢文字、颜料的味道，或者喜欢赛璐珞胶卷和摄影图像，喜欢和演员一起工作。我认为任何一个真正的艺术家都从来没有定位于一些说教性的观点，即使他曾经以为是这样。

——斯坦利·库布里克

所有藏在封面下面的文字，或拙劣，或精巧，它们一直都在等待。

究竟等待着什么呢？等待着在读者脑中梦幻般地显现出画面？还是等待着被四处传诵之后慢慢遭到遗忘？或许，它们只是在等待一束光将它们点亮。

于是，身为作者，便有必要由衷地感谢每一位亲手点亮这些文字的读者。那好，首先，由衷地感谢你们！

《穿起皇帝的新装》中三篇独立的小说从形式和结构关系上来说，可以被称为“抛物线”三部曲——起点、顶端、坠落——这种整体关系也是我创作这部作品的最初框架构想。但从内容主题的角度上来说，我更愿意将其定义为“艺术家”三部曲。三篇小说中各自的主人公——作家、画家、电影导

演——他们处在人生的不同节点，经历着各自的疯狂传奇，他们共同生活在那个如梦如幻的人生游乐场里，并梦想着有一天能够穿起那件美妙的皇帝的新装。他们是艺术家，是作者，是愚人，是智者，是梦想家，是杀人狂，是传道者，是造物主，也是每个人。

作品与作者，天地万物与造物主。没有造物主便没有天地万物；但没有作品，也便没有作者这回事。几者的关系异常有趣，也异常无聊。但无论怎样，每位作者都把自己的作品看得很重，甚至过重，因为某些时候，艺术创作就是一个人的某种救赎仪式。我始终相信，许多人都曾在杀人犯和艺术家之间作过取舍。艺术创作或许是这世界上仅存的无法被卫道士的虚伪道德观所判决的犯罪行为，它可以在各种人群、文化、形式、意识形态间公然立言、诈骗、乱伦，甚至谋杀。在我创作整理这本书的几年时间里，我的生活曾发生巨变，尽管这种话听起来刻意、耸动、俗套，但，这是真的。当然，对于这个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世界，一切的个人巨变都只是些无关痛痒的小屁事，就像如今那些草草出现又草草消失的一条条微博。但是，即便再微小的时间沉淀物，也都牢牢吸附着这个世界某些灵魂的本质。只要这些时间沉淀物有幸被精心地保存下来，它们注定充满意义，特别是，对于某些人——它们的造物主。保罗·奥斯特的《巨兽》里，那位名叫萨克斯的作家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一本小说：“唉，这个作者写那本书的时候还很年轻。实际上，或许太年轻了，有时他都后悔出版那本书……书本身并不重要，但我觉得自己仍然留恋它诞生的地方。”没错。当年读到这段话时，心中的难过与欣慰瞬间交织得乱七八糟。

老影帝柯克·道格拉斯曾在一次访谈里说过一句貌似笑谈的话：要想得到谎言，就去读自传；要想得到真理，就去读小说。

真行！这些用词精准的老坏蛋们！

当然，众所周知，并非所有标签为“小说”的一摞精美装订的纸张都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和思想，都是危险的、美丽的、意味深长的。而在一个能够为所欲为、凡事都有可能发生的世界里，除了光怪陆离的现实，一切都是极端乏味空洞的，特别是那些自以为是的艺术和思想。所有的想象力都在这样的世界里终止，所有的大脑诞生出的艺术和思想都远不及现实更危险、更美丽、更意味深长。人类伟大的意识都干什么去了？或许，它们都在默默地愚蠢地等待着另一个极端压抑的时代到来。

许多人都对《皇帝的新装》里那个指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感兴趣（连安徒生自己都这样认为），可我一直觉得，更富意味的，是那些观看裸体皇帝的看客百姓们，他们让我立刻想到如今疯狂追逐皇帝那身新装的芸芸众生。曾有朋友说，为什么你非得让“艺术家”躺着中枪？其实，我并非有意或单纯拿“艺术家”开刀，我只是了解这些人多一些而已，他们只是那芸芸众生的浓缩样本，我甚至一点也不觉得“艺术家”们比当今大众更迷恋皇帝的新装。而更值得引申的是，或许该好好琢磨一下那两个骗子了——那两个给皇帝做新装的骗子——对于当下，我们的周遭，究竟谁是那骗子？什么又是那身新装？

好吧，夸大其词煞有介事的鬼话就说到这里吧。综上所述，简而言之，我创作的全部努力，只是希望自己的文字确是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并希望有缘与它们相遇的人们能够从中感受到属于自己的一些危险、一些美丽、一些意味深长——哪怕，只有一些，哪怕，我们也是那些迷恋新装的看客，甚至，那个骗子。

献给所有逝去的时光和永远留在那里的记忆，献给所有的希望与等待。

二零一二年春 于北京

走进影院，等待灯光暗去，这是如此神奇——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气氛变得非常沉静，然后帘幕开始拉开。帘幕可能是红的。接着你进入另一个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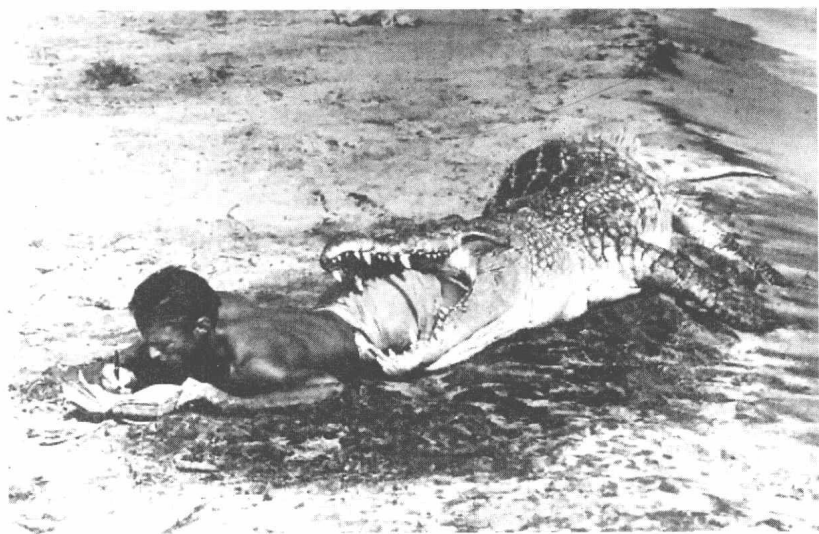
——大卫·林奇

目 录

自 序	I
第一部 / 记忆狂想曲	1
第二部 / 奔月：一个画家的断代史	119
第三部 / 暴雨燃烧	239

第一部

记忆狂想曲



Peter Beard 《I'll Write Whenever I Can》 摄影 1960年



在一个凡事都不安定的世界里，没有一件事与它的外貌吻合。

——卢克莱修

“孩子快满月了吧？”

“还差三天。……你觉得孩子长得挺像我吧？”胖的问。

“呃，”瘦的犹豫了一下，“说实话，我真没看出来。”

十月的最后一天，下了一整晚的中雨。这场雨，直到十一月第一天的清晨仍在绵绵地下着，毫无要停下来的意思。这样阴寒交加的天气着实让人感到难受，特别是这样的大清早，再伴随着一些肚子里没有食物的空洞感。这个地方，十一月份什么时候下过雨呢？的确，天气越来越反常了。

两个穿着警官制服的男人走在那栋苏式大楼的楼道里，边走边聊。与很多俗套的好友关系一样，他们彼此是警校的同学，并是多年的好友和同事。他们一胖一瘦，个头接近。瘦的精明、英俊，胖的憨实、毫无野心。瘦警官现在在局里的地位，与这位胖朋友当年帮的大忙可是密不可分。两人无话不谈，平级，工资差不多，均生活稳定，且都已有了各自可心的下一代。与每个循规蹈矩的往日一样，这个阴冷的清早，两人都有要案要办。他们手里拿着各自办案的文件，每人手里提一把还在